

# 藝壇奇女子潘玉良

● 汪清澄（前台灣大學教授、輔仁大學教授）

## 喜愛藝術企求深造

近代中國藝壇的女性藝術家不少，但是論作品豐富，種類多樣化且能受到國際重視，如潘玉良其人，實在是鳳毛麟角。

關於潘玉良的身世，坊間出版物有這麼一段記載：「潘玉良在一八九九年生於揚州，本姓張，因父母早逝，由舅父撫育，這位舅舅不但喜歡吹彈和唱歌，而且嗜好鴉片洋菸，爲了需錢揮霍，十四歲時將她賣入青樓，後爲潘贊化贖出，納爲如夫人，於是改姓潘。」

她喜歡藝術，企求深造，一九一八年十九歲，進入劉海粟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讀，一九二一年畢業，是年以官費名義出國留學。先入法國東部里昂（Lyon）美術學院，隔年再改進巴黎美術學院，在呂西安·西蒙（Lucien Simon）教授工作室學習，直到一九二五年。

由於國內時局動亂，官費時斷時續，留學生生活艱苦，加以巴黎生活不易，許多人

因而離開法國。潘玉良選擇到義大利繼續進修，一九二五年入羅馬國立藝術學院，隨科諾馬爾（Conchita）教授學習，先攻油畫，後兼事雕塑，在這兩方面都達到相當的造詣。她在義大利時，適逢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訪羅馬，劉海粟聘她回國任教，結束了八年第一段的留歐生活。

一九二九年潘玉良回國，先在上海美專任教，後來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徐悲鴻聘她到中央大學主持中大畫室。她原有獻身國內美術教育的心願，但早年不幸的出身，使她難以在保守的中國社會立足，一九三七年終於離開祖國重返巴黎，此後一住四十年，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二日逝世，享年七十八歲。

## 基礎深厚畫法特別

她再到法國時，正是大戰前夕，局勢緊張，許多留學法國的畫家正紛紛離去。戰爭期中，不僅生活不安定，繪畫工具和材料也十分缺乏，一般的畫展活動，也不能如期舉

行。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，巴黎慢慢恢復正常，潘玉良積極投入創作，每年定期參加團體畫展，例如「法國藝術家沙龍」、「獨立沙龍」、「秋季沙龍」等活動。

潘玉良的畫是用中國的筆墨，結合西方技巧來畫人體，她的裸體畫學的是法國學院派的正宗傳統，不過又稍微加以變化，她把模特兒畫成中國人的面孔，又用毛筆和宣紙來寫，不用油彩和炭筆，一筆下去就成定型，不可以再塗改，若不是對人體有高深的觀察功力，是不可能畫出來的。

由於潘玉良的基礎深厚，畫法特別，她在法國畫壇的地位頗高，法國每年在巴黎春秋兩季的沙龍，是政府舉辦的大規模展覽，展出的作品必須經評審委員會嚴格的評選，所以在巴黎的畫家的作品，都能入選沙龍展覽爲榮，如果有一張畫入選，朋友必前來道賀，當作一件大事。但是潘玉良的畫，法國政府給她特別禮遇，每次展覽可以展出五幅作品，不需經評審委員會的評審，這是巴

黎藝術家的最高榮譽。

### 奇人怪才個性好強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她和剛從上海來巴黎不久的趙無極，以及其他兩位中國畫家舉行過聯展。認識潘玉良的朋友說，潘玉良真是藝壇奇女子，她的個性十分好強，有三不女士的稱號，一生堅持「不入外國籍，不戀愛，不和任何畫商簽定合同，努力做一個獨立自主的畫家」。她這種固執的個性，前兩項對她似乎不難，但是第三項就頗影響她在巴黎藝壇的生活。特別是戰後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形密切，拒絕與畫商合作，必定影響收入，因此到了晚年，孤苦伶仃，窮愁潦倒，靠養老金度日。她是奇人，也是怪才。

潘玉良雖然不與一般畫商合作，但仍有賞識她才華的法國文化界人士，邀請她去巴黎塞努希博物館舉行展覽。她一生最大的榮譽是一九五九年九月，巴黎大學頒贈藝術獎章給她，舉行授獎典禮時主席致詞，盛讚她在藝術上的成就說：

「二十年前，她的作品就進入秋季沙龍，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兩次巡迴個人展，使她在日本、比利時、英國、德國、希臘、盧森堡和義大利，都獲得成功。她的畫富有雕塑感，很有創造性；她的雕塑又有繪畫的風味。」

潘玉良一生作油畫、水墨畫、版畫、素描、雕塑、速寫多達四千多件，據悉大部分

已運回中國大陸，在安徽某地，建了一間潘玉良的紀念館，陳列她的畫。巴黎市政府收藏有她的作品，其中數件經常陳列於塞努希博物館。

### 對於金錢並不熱中

關於潘玉良的身世，有位留學法國旅美女畫家兼作家林藹，曾寫文章為她鳴不平。林藹六十年代在巴黎求學，一次在陳雄飛大作的宴會中認識了潘玉良。因為她是女性，畫法特出，引起林藹的注意，同時獲悉潘玉良孤苦伶仃，老而無依，所以常去探望她，請她出去吃飯，如此有兩年之久。

潘玉良晚年，是靠法國政府的養老金過活，她的孤苦引起林藹無限的同情，林藹回到美國後，商得她丈夫的同意，每月寄些錢給她，希望潘玉良買些好的食物，穿好一點，找好的醫生看病（潘玉良長期患鼻竇炎，割治多次，老不痊癒），如此約有十年之久。

一九七七年林藹應邀回巴黎參加「中國女畫家畫展」，潘玉良也是參展者之一。林藹特選住巴黎塞納河左岸的喜來登飯店，以便每天和潘玉良見面，早晚一起用餐。林藹驚異地發現，過去寄給她的支票，一張也沒有去兌現過，所以林藹稱讚她心地善良、志氣高潔，雖然窮苦，但是對於金錢並不熱中，也不吹噓自己的畫如何了得，使林藹對於她這種純真的藝術家風度，甚為敬重。

### 婢女生活嗜盡辛酸

談到潘玉良的身世，林藹根據郭有守的描述，說潘玉良自幼失去父母，由舅父撫育長大。但這位舅舅不務正業，嗜好鴉片洋菸，所以對這位孤獨甥女的教育，不免有所疏忽，後來更因為需要錢用，竟把外甥女賣給人家作「婢女」去了。

潘玉良當了人家婢女，婢女生活嘗盡人間困苦，流盡了辛酸淚，更不幸的是後來當她有機會進入美術學校學畫時，竟被人傳說她出身妓女，以訛傳訛，引致一場風波，學生家長要求退學，鬧成很大的學潮，最後潘玉良只好自己遠走海外學畫，可是她的被誤傳做過妓女的故事，卻一直流傳至今，甚至連教過她的某老畫家，也一再宣揚她出身是妓女。

林藹說，近年中國大陸有人以潘玉良的傳奇身世，寫成小說「畫魂」，描述潘玉良之去法國，是因為在國內受人鄙視，避居海外，從此一去數十年，她沒有再返國一次。人言可畏，相信誤傳她為妓女的事，一定令她生前很傷心，故晚年大陸派人游說她歸國，她一直拒絕回去。

林藹曾明查暗訪，想弄清楚潘玉良是否做過妓女，無論如何深入查訪，都找不到她做過妓女的證據。

林藹在文章中描述她見到的潘玉良說，她不同一般的女性，她的醜，可以說是驚人



一九三四年中大畢業班遊覽攝影圖照題詞：  
①崖壑探奇。  
②林下悠遊。

的，在公眾場所，不但常引起眾人奇異目光，別人向她側目，不止是一次，而且一直是眼睜睜的盯著她，看後還竊竊私語，大概是談論著這個有點像異類的奇人。潘玉良不獨面貌奇特，說話的聲音，也像虎嘯猿啼。

有一次林藹去她的寓所探望，剛剛走到門口，猛聽得她在二樓的窗口一陣怪聲叫著：「妹妹你來了」。林藹抬頭一看，嚇了一大跳，因為她穿了一件赭色的長皮毛大衣，站在窗口，簡直就是一個大猩猩的模樣。潘玉良奇醜的面貌，加上奇裝異服，也許是引人注意的一大特徵。

根據林藹的分析，潘玉良早年被舅父賣給人家作「婢女」，是可能的事，但作妓女，卻難以置信，她是一個像貌極醜陋的少女，有哪個鴿婆肯買來作妓女？而且以潘玉良那種耿介內向的性格，也不像是可做妓女的材料。也許由於「妓女」與「婢女」二字讀音相近，是好事者將「婢女」說成「妓女」，不幸就此以訛傳訛，逐漸地傳開來了。

兩年前林藹在夏威夷遇到幾位來自中國大陸中央美術院的教授，其中一位叫侯一民，據說潘玉良死後，侯一民曾奉命到巴黎處理她的遺作。當談到潘玉良時，侯一民說，潘的故事在中國大陸宣揚得如火如荼，但焦點都是放在她曾為妓女的往事，並動員名畫家開座談會。

林藹問侯一民：「既然大家都注意這個問題，並且調查、研究、開座談會討論，實

在的研究可有出現過什麼實際的人證、物證，可以證明潘玉良曾經做過妓女？」侯說：「沒有！在座談會的老畫家和名畫家，也都沒有見過潘玉良」。林藹認為這是很不公平的事，潘玉良生前既給人誣捏事實，死後也不得清白，她的命是多麼苦呀！

潘玉良已逝世十六年了，對她人格的侮辱，似方興未艾，現在有人要拍電影，而電影故事情節多是虛構，為什麼一定要安裝上潘玉良的名字？對我們中國的女藝術家，非但不尊敬，甚至連憐惜的心也沒有？

林藹對潘玉良相當關心，潘玉良死後的喪葬費用，也是由她支付的，並且替潘做了一塊美麗的雲石墓碑。法國人很尊敬潘玉良，文化部特別允許將她葬在巴黎的蒙巴那斯墳場，這墳場所埋葬的都是法國的學者、名人、藝術家，林藹認為能與法國名人為伍，也可謂死得其所了。

### 蘇雪林為她抱不平

國立成功大學高齡九十多歲退休教授蘇雪林，在七十多年前和潘玉良是一同留學法國的老同學，她對於潘玉良的容貌和身世也很有了解，認為林藹的說法有可議之處，她也要為潘玉良表示不平。

蘇雪林曾寫過一篇「再談薄命畫家潘玉良」的文章，她在這篇文章中說：「別人皆以為這位畫家容貌即使不其美，總也過得去，林藹卻說她奇醜無比，當林藹到她畫室相

訪時，只見畫家披了一件赭色長毛大衣，站在窗前，好像一隻大猩猩，把她嚇了一大跳。林藹在其他報刊所發表一些關於潘玉良的文字，總說她醜，而且是奇醜，好像玉良是個青臉獠牙的惡鬼，不具人形。

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不像大猩猩，也非獠牙青臉的惡鬼，從晚年一些照片看，只是面孔顯得大長，嘴唇太厚，眼睛又眯眯地，看來太細，雖是不美，面孔亦未必是嚇人的奇醜。這和我跟她在里昂中法學院同學時，容貌大相逕庭，不知是她暮年容貌變化了，或是替她拍照的攝影機器有問題。

「在里昂中法學院同學時，我所見的潘玉良是五短身材，頗為結實，皮膚不白，帶微褐色，雙眼炯炯有光。臉孔是嫌稍長，卻非像林藹文章中刊的照片那樣。她在里昂藝術學院學畫僅一年，便轉學巴黎，偶爾回來，一派流行藝術家打扮，趾高氣揚，有不可一世之慨，看在我這個土裏土氣的人眼中，覺得她倒有相當的美哩。」

蘇雪林在文章中又說：「人的品格學問技能之高下，與容貌之美醜，本無干涉。不過人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，見一個人美貌非常，便會對她生出好感，把他品格學問技能，不知不覺也多打幾分，反之，則多扣幾分。我們讀石楠女士的『畫魂』對潘玉良不幸的身世，本抱甚大的同情，讀林藹的文章說她奇醜無比，那同情便冷淡了，覺得她的薄命，也是應該，並無可憐憫之處。林藹

女士與玉良是好友，這個反宣傳貽害之大，她沒有想到吧。她為玉良的身世鳴不平，我現在則為玉良的容貌鳴不平。」

談到潘玉良的身世，蘇雪林教授也有意見，她認為玉良是被毫無心肝的娘舅賣作人家的婢女，並非是賣入青樓作妓女，這或是玉良對林藹自加諱飾的話。她的出身，我們早已知道。當年我們同乘博多斯海輪赴法時，同學們背後向玉良指指點點說：這個人是風塵女子，在上海劉海粟美術專科學校學畫，因報紙揭露了她的根柢，劉校長為維持校譽起見，將她開除，她遂赴法學畫，故與我們同船，此語傳開，同船一百十餘位同學無有不知。

蘇雪林教授的文章又說：「我們的海輪將近馬賽，女同學便私下商議，到了里昂中法學院，這個潘玉良勢必與我們同住女生宿舍，我們都是清清白白的學生，怎能和風塵子女同住，豈非恥辱，我們應該聯名上書學校當局，拒絕她住入女生宿舍才是。」

「又有人說：她是考中法學院，校長吳稚暉親自錄取的。是個正式錄取生，我們那有反對的權利？況那時正當五四運動之後，思想大開放，講自由、平等、民主，只要是人，不問他的出身如何，便有做人的權利。潘玉良雖從前操過那種賤業，只要現在沒有操，還不是和我們同樣是一個人，怎麼可以反對？這樣一說，女同學們也就不敢再說什麼，到了里昂，潘玉良便和我們一起住入女

生宿舍了。」

蘇雪林教授又提出幾件事，說明潘玉良的身世，確與妓女有關。她們一同留法三年半，和她相處一年多，玉良比較有錢，常買水果糕餅請大家分享，幾位女同學都和她相處甚好。不過她認為中國數千年封建思想消除不易，男同學當面雖同她有說有笑，背後總對她七拉八扯，有所批評，並極端瞧不起她。玉良也知道人的嘴巴頂可怕，她的身世是瞞不了人的，只要不當面直接揭她瘡疤，隱諷微詞，她都能忍受。蘇雪林曾指她為梁紅玉，諷刺她出身不正，她並不表示惱怒，只是笑了笑了事。

蘇雪林教授說，有一次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演講，全體學生集合在大禮堂聽講，稚老話匣子一揭開，便長江大河般滔滔不絕，接連兩三個鐘頭，還要講下去，好像無窮無盡似的。潘玉良卸下腕表拿在手中，站起來說：「先生講得太久了，現在是下午七點鐘了，請先生歇歇吧。」稚老說話最不喜歡被人打斷，瞪著眼看她，滿堂學生嘩聲四起，並雜有怪聲的嗤笑，意思你是什麼東西，竟不自揣度，也敢來說話。玉良吃了這個大癩，也只好強忍著坐回原位，不敢再出聲。

### 心地善良不念舊惡

蘇雪林教授又指出：「同學們若開什麼娛樂會或什麼慶祝會，必來邀潘玉良唱鋼琴劇助興，並不預問你會不會唱，意思你是那

種地方出來的人一定會。玉良也慨然答應到場唱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她所長的是黑頭，唱得蒼涼悲壯，中氣十足。並能調整伴奏胡琴音階高下，手法十分純熟。可見她於音樂一門也有研究。」

林藹女士調查潘玉良是被親舅舅賣給人家做婢女，並非妓女。蘇雪林教授很懷疑婢女能唱很好的平劇嗎？能拉好胡琴嗎？

蘇雪林認為，若說這種不光榮的歷史是她自願取的，那也罷了。她是被一個狼心狗肺的親娘舅所促成的，這能怪她嗎？若說娼妓這一行，也出過若干名流。六朝時的蘇小真娘、唐代的薛濤、魚玄機，宋代的李師師、梁紅玉等，清初的柳如是、李香君，那梁紅玉還是一個愛國女英雄，擂鼓金山大破金兵數十萬，許多男子漢還不及她呢。

林藹和蘇雪林對於潘玉良的身世和容貌，說法兩極，差距很大，但是對於她心地善良，稟性純厚，則是一致稱讚。

蘇雪林說，她知道潘玉良的另一個秘密：「玉良從良潘贊化，雖然她在歐洲苦學，回國曾任中央大學的教授，但是在家庭裏連潘贊化正妻的地位都沒有，竟為贊化之妾。她的第二度赴法，且留法國至死不歸，實為大夫人所逼迫。那個不識字的無知婦女，初到上海便與贊化談判：一定要玉良對她行跪拜禮，在她身旁只許站立而不許坐。卻不念自己在鄉下患眼疾，玉良好意勸丈夫迎她來上海就醫的；也不管玉良在社會上地位如何

高，聲名如何大，非要玉良屈就她指定的範圍不可。玉良萬難忍受，於是只好採取永遠離開中國一途了。十多年後，中國共產黨佔據大陸，潘贊化被清算，唯一負責贍養的兒子被捕，送入勞改場，贊化只好向寓居海外的玉良作將伯之呼，彼時那位正夫人想尚未死，不知她接到玉良的救濟金，何以爲情？

一九五二年蘇雪林教授二度赴法國，與潘玉良會見於一幢破舊的屋裏，那時她是已飽經十餘年的戰亂顛沛，饑寒交迫，甫得安頓，賣畫塑像的生意並不好，自己仍然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，還要張羅銀錢接濟潘贊化一家，可見她不念舊惡，心地善良，性情十分寬厚的一面。



任中央大學藝術科講師時的潘玉良女士

### 爲才女呂碧城名不平

潘玉良對女詩人東南大學英文教授呂碧城最爲敬佩，呂氏英文造詣高深，寫作俱佳，講解暢達，遍讀英美文學著名，言情小說，男女關係，性藝書籍，浪漫新潮，倡言男女平等，儀容端肅，美麗大方，在東大校園中常著西服盛裝，宛如西洋美女，能歌善舞，每日清晨，攜一愛犬隨身，邊走邊吟唱，一言一行，最受男士注目。呂碧城時常受到名人邀請茗敘、吟詩，與梁啟超、汪精衛、汪榮寶等名士相識，對梁啟超等的才學甚爲欽服，但梁、汪等均有妻室，呂氏對於擇偶，不在資產門第，而在於文學上有地位，格

調高雅，因此很難選到理想中的伴侶，錯失了許多機緣。呂碧城教書、寫作，收入甚豐，頗有積蓄，單身貴族，以文學自誤。潘玉良在中大（東南大學後改中大）任教時，呂氏已四十多歲，許多年輕教授對呂碧城仍然甚爲愛慕，欲一親芳澤者甚多，某次潘玉良在衆多男教員的餐會中，有人講到呂碧城，風流放誕，獨居飼養愛犬同眠，有如上海大世界人狗相交，以犬洩慾，滿足自己需要，有人以不屑一顧的眼光譏評呂氏風流放誕之不當，潘玉良聽後，正色評論。她說：男女平等，女人應有性的自主權，大男人主義視女人爲洩慾工具、爲玩物，最不應該，狗比男人好，狗爲他的女主人服務，聽從女主人指使、擺布，事後絕無後遺症，他不會對人宣講女主人的私生活，女主人亦未必真如一些輕狂男士所言女人風流縱慾。餐會中一位男教師說係得自呂碧城家中傭人的傳言，確有其事，同席男士聽到潘玉良所說：「狗比男人好」的忿激之語，認定潘女仇視男人，必係當過妓女，親見男人糟蹋女人種種不堪言語形容之情況，因此一再散布流言，說潘玉良當過妓女，出身有問題，使她難於在學校中立足。潘玉良是一個很善良的藝術家。她曾指導一九三四年中大畢業班學生編同學錄，懇請呂碧城爲學生遊覽攝得影片，題詞美妙，有：「北湖競渡」、「香山試騎」、「臨淵羨魚」、「崖壑探奇」、「松蔭雅集」、「或在山之巔」、「或在水之涯」、「林下悠遊」、「月明林下美人來」等圖文並美，爲同學錄增輝不少。